



□ 12
2890
32



古經解彙函 第廿二

論語筆解

南匯吳氏藝海珠塵本

口12
號 2890
卷 32

論語筆解

古語類纂卷之三



論語筆解小序

夫文之至者必究觀乎其本本苟不立枝將安附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李習之一時齊名讀論語筆解始知其原聖人既往微言猶存參而究之若破堅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處已如見聖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矣予恥夫讀韓文者之不究其原也爲之點而傳之時天啟甲子七月之望峯陽鄭鄮敬題

論語筆解上

古經解彙函
之二十一

唐 韓愈 李翱 同註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

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

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

必以禮爲本

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
不死則得禮矣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所親不
失其親亦可宗敬

韓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
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
可尊矣

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
不可失斯迺可尊

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
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
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
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
者失其大端

爲政第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包曰蔽猶當也
又曰歸於正也

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按思無邪是魯頌

之辭仲尼言詩最深義而包釋之略矣

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

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韓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

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鄭曰耳聞其言知其微旨也馬

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韓曰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李曰上聖既順天命豈待七十不踰矩法哉蓋孔子興言時已七十矣是自衛反魯之時也刪修禮樂詩書皆本天命而作如其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孔曰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韓曰先儒皆謂尋釋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

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
可爲新法

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
新義同孔謂尋繹文翰則非

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曰疾小人多
言而行不周

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

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
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

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

孔曰文質禮變馬曰所因謂三
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
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
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
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

之之義其深矣乎

八佾第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馬曰救止也包曰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者乎

韓曰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
問禮乎包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盡敬與不祭同

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
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
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

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

神尤於上下文乖舛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鄭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廟享

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魯自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
謂魯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
周公之廟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爲重爾文公既
不行告朔之享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
知魯禮之失特假餼羊之問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

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月頒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藏祖廟於是魯有廟享之文他國則亡此禮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每月卽謂之告朔蓋二禮歟

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無者惟朝正不侔周公廟享爾

里仁第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其旨同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孔曰懷德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懷惠思惠也

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李曰君子非不懷土也知土均之法乃懷之矣小人只知土著樂生之惠殊不知土之德何極於我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會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參也魯是其忠也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會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包曰數謂速數之數

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為辱乎吾謂數當

謂頻數之數

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公冶長第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已知時變

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為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忖已知時變斯得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
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
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包失其旨

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
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為差別子貢言
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
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
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

之云也

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
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子與何誅

舊文作晝字

韓曰晝當為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
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又曰於子顯是言宰
予也下文云始吾今吾者即是仲尼自謂也

李曰於子與何誅并下文於子與改是二句先儒亦
失其旨吾謂仲尼雖以宰予高閑晝寢於宰予之才

論語集注卷一
何責之有下文云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為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其知天人之性乎

雍也第六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馬曰人之生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

曰誣罔正直是幸也

韓曰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渺矣

古書德作惠

李曰洪範三德正直在其中剛柔共成焉無是一者必有咎况咸無之其能免乎包謂誣枉正直則罪無赦何幸免哉馬言自終又非生也之義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

時之

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

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有師道焉得天子禮樂吾舍魯何適是也然霸道可以至師道師道可以至王道此三者皆以道言也非限之以器也故下文云觚不觚言器不器也觚哉重言不器所以臻道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簡約禮稱君子之中庸是也鄭

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孔曰行道非婦人之事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韓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亂孔失之矣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為擻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李曰古文闊略多為俗儒穿鑿遂失聖人經旨今退之發明深義決無疑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曰若老彭祖述之而已

韓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詞失其旨矣吾謂仲尼傷已

不遇歎其道若老彭而已

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為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

非謙詞蓋歎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惟伊傅餘固蔑稱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

皆教誨之焉

韓曰說者謂束為束帛脩為羞脯人能奉束脩於吾

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為束羞則然矣

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

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自行束脩言虛以受教也

李曰誨人不倦此其旨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鄭曰父子爭國惡也孔子以夷齊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

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

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韓曰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而後不可槩窺其極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曰雅音正言也鄭曰先王典法必正言其

義全音然後

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

爾

李曰孔鄭注皆分明但誤一音字後人惑之蓋一時門弟子所記錄云子所雅言卽下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云爾其義煥然無惑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王曰憊懼貌絞刺也

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憊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今言恭必企而進禮不可太過大抵取其制中而已乎

韓曰上篇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正謂言禮之皇極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包曰興起也禮所以立身樂以成性

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李曰仲尼稱堯如天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與此義同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包曰寡能及之故希言

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也

李曰上篇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仲尼凡於道則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爾下篇云必有之吾未之見此罕言之義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王曰不任意無專必無固行無有其身也

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而已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己身也

李曰非弟子記之繁傳之者誤以絕二為四也但見

四毋字不曉二義而已亦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

四事其實二事云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孔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河出圖今

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迺八卦是也

韓曰王道盛則四靈為畜非但受命符爾

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己之不得見非受命祥瑞爾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包日恍惚不可

得而形容孔子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韓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雖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爾

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尙未可權是顏回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子路使門人爲臣

鄭曰子路欲使弟子行爲臣之禮也

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

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

李曰卿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與臣隸隸臣臺臺臣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曰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量輕重

韓曰孔注猶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

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鄉黨第十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吉服即皮弁服也

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

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覩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在阼階爾別無異義

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周曰子路共之

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

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作嗚嗚之嗚雉之聲也

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辯也

論語筆解上

順德馮佐勛南海廖廷相校字

論語筆解下

唐 韓愈 李翱 同註

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

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已

李曰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

在下列者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

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旨

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問科使自下升高自門升堂自學以格於聖也其義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窺聖奧焉

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記所謂離經

辯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奧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注曰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植當為權字之

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
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
解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寔資權變更能慮中乎卽
回之亞匹明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善人
不但循舊
迹亦少創業亦不
能入聖人之奧室

韓曰孔說非也吾謂善人卽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
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
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

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室是心地也聖人
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誠未至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孔曰論篤是口無
擇行色莊者
不惡而嚴

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
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卽可
以及乎君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語終也上句云論篤此與者言子
張未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檢堂堂之

過約歸於君子容貌而已孔註云三者為善人殊失聖人之本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韓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脫誤包註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點爾何如至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暮春季春三月

韓曰浴當為泂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返也身能返禮則為仁矣

韓曰孔馬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

以終其義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為木為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韓曰簡編重錯雍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

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

莊謹下於人則為達士矣

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並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子路第十三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與聞之

韓曰政者非更改之謂也事者非謂常行事也吾謂凡千典禮者則謂之政政即常行焉則謂之行行其常則謂之人事

李曰政事猶言文學也文之義包乎天地大矣學之
者人也政之事包乎典禮大矣事之者人也仲尼蓋
因冉有之對以明政事不可不分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爲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焉鄉
黨稱其悌焉

舊本子曰行己有恥
爲上文簡編差失也

韓曰孝悌爲百行之本無以上之者

曰敢問其次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可以爲次矣

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
鄭曰硜硜小人之貌也

韓曰硜硜敢勇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

之相類傳之誤也上文旣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
爲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李曰請以四科校量次第則孝悌當德行科上也使
四方不辱君命當言語科次也言必信行必果當政
事科又其次以推文學可知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卽就戎
兵也

韓曰七年義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
皆謂卽戎矣此是諸侯朝會于王各脩戎事之職按
王制云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
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李曰退之言尊周得其旨矣七年五年字誤當究其
詳吾謂周禮大宗伯云殷頰曰視鄭義曰殷頰一服
朝之歲也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
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又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
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
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歲徧存三歲頰五歲
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
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
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是究之蓋天子卽
位元年諸侯畢朝謂之一服朝爲始也六服凡六年

終至七年又復始矣十一歲王撫諸侯禮終至十二
年又亦如初故鄭註宗伯職云元年七年十一年皆
舉其始也

韓曰噫習之可謂究極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
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
諸侯舉七年而元年十一年從可知矣

憲問第十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猶未能備

孔曰雖君

韓曰仁當爲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旣

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李曰孔註云備是解其不備明矣正文備作仁誠字誤一失其文寢乖其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也

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

李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

是為己者也五伯假之是為人者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韓曰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孔曰比方人也不暇比方人

韓曰不暇比方人者其旨安在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君子自道者我無能此是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

言言全解卷下
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暇者終自晦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爲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苟合于義若干作者絕未爲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遂舉此爲七人苟聯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不可與同羣此則非沮桀輩爲作者明矣又况下篇云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

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爲作者可乎包謬不攻自弊矣

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韓曰仲尼本至誠如此乎但學者失之云耳

原壤夷俟子曰老而不死是謂賊以杖叩其脛

馬曰夷踞俟待

也孔曰扣擊也

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爲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旣責其爲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

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曰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事

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為末事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尙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為末事皆乖仲尼本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

李曰濫當為慍字之誤也仲尼因由慍見故云窮斯慍焉則知之固如由者亦鮮矣

子張問行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倚車輓

韓曰參古驂字衡橫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李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與此意同

包謂驂爲森失之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出之謂言語

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有次序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包曰有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有馬不調良則借人乘習之

韓曰上句言己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己所學耳

李曰上云吾猶者是喻史官闕文下句更喻馬不可借他人今亡者言吾今而後無此借乘之過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正其道不必小信

韓曰諒當爲讓字誤也上文云當仁不讓于師仲尼慮弟子未曉故復云正而不讓謂仁人正直不讓于師耳孔說加一小字爲小信妄就其義失之矣

季氏第十六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曰希少也周

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諸侯自作禮樂征伐專行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于乾侯

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于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爲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不書卽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卽位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爲十世仲尼本旨存不言哀公未沒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衰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卽位言不預一公之

數也定書卽位繼體當爲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因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爲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卽但云子曰此足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強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彊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盍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于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伐桓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出奔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蔥靈逃奔宋遂奔于晉至哀公二年陽貨猶見于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于麟厥旨深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魯自東門襄仲立宣公于是政在大夫至定公

五世矣

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于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閔魯為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李曰註亦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為陽虎所伐極則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曰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

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于桓終于定而已三家興于桓衰于定故徵王經以貶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諭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陽貨第十七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韓曰時當為待古者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為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曰

慎所習上智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為賢

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可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罕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于靜及其動感外

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為上智動而邪則為下愚宗
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
顏回不言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蓋坐
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為復天地之心遠矣亞聖而
下性習近遠智愚萬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
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
能窮焉
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
之心其遠矣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至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

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

路當季氏故言吾為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修西

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邑宰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意在東周雖

佛胥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返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曰六言六蔽

者下文謂六事仁智信直勇剛也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蕩無所適守賊者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

韓曰此三言是泛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略也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韓曰絞確也堅確之義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也詆

也解

韓曰此三者指子路辭也由之為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况

直勇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奧旨退之其精矣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曰國風之始三綱之首人而不為如面牆而立

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旦奭

分陝故別為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李曰子夏云王者之風繫周公諸侯之風繫召公由是知仲尼刪詩首周南者本周公也列國之風首衛詩者次以康叔也周公見興周之迹康叔見革商之俗不知此義者面牆立也宜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鄭

所貴安上治民馬曰所貴移風易俗

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略其精微

李曰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虫魚鳥獸而已不達旦奭分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鐘鼓而已不達雅頌

形容君臣之美也有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鐘鼓禮樂之器兼通即得禮樂之道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孔曰荏柔也內柔佞也周伯曰鄉向也古字同

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造從原柔後人遂誤內柔為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文內荏古嵐字亦類柔字蓋仲尼重言內柔者詐為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

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于默識

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于德行科也

李曰深乎聖人之言非子貢孰能言之孰能默識之

耶吾觀上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又下一篇陳子禽謂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猶天不可階

而升也此是子貢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明矣稱

小子何述者所以探引聖人之言誠深矣哉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

焉孔注曰三人行異而

韓曰殺身成仁比干以之微箕二子枝之劣焉仲尼

俱稱仁別有奧旨先儒莫之釋也

李曰聖人先言微子以其先去之也後言比干以其

諫之晚矣中言箕子則仁兼先後得聖人中焉

韓曰箕子明夷與文王同乎易象尚書洪範見武王

伸其師禮然則箕子非止商之仁也蓋萬世之仁

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曰魯二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

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聖道難行故言老不能用矣

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行是去

魯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李曰按史記孔子世家子在衛使子路伐三桓城不

克此是仲尼既不克三桓乃自衛反魯遂作春秋春

秋本根不止傷周衰而已抑亦憤齊將為陳氏魯將

為季氏云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孔

日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

賢人爾施當為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

臣無所施矣謂施為易非也

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已之謂是親

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為得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

日出入可也

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
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
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本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踰
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况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哀矜之勿
自喜能得其情

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
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獄
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

有以見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
其情失之矣

堯曰第二十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包曰桀居帝臣之
位罪過不可隱蔽

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
桀爲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
尙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卽無二
義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曰財物當與人而至吝嗇于

出納者有司之任非人君之道也

韓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後言君上之職當博施濟眾為己任也按古文出出二字相類明知誤傳矣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非止窮達

論語筆解下

順德馮佐勛南海廖廷相校字

古經解彙函 第二十三

鄭志

承德孫氏問經堂本

獲志

鄭志卷上

古經解彙函
之二十三

魏鄭小同撰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楛元吉注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楛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楛在手曰楛今大畜六四施楛于足不審楛楛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

案周禮大司寇疏引又內饗疏引此作牛在手曰楛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原案禮記月令正義冷剛問牛四足何以稱楛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楛也周禮大司寇正義牛無手惟以足言之與此詞稍異而意並同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

妹名女須○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

名案詩小雅桑扈正義引原案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胥有才智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易注及答

冷剛云云證之其文與此同女須離騷作女須王逸注云屈原姊與此有異○案說文須下注女字也楚詞女

須之嬋媛楚人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須水經注引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合自寬全鄉

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蓋並以女須作姊又周禮太宰疏引鄭氏易注亦作屈原姊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

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張逸

問贊云案水經引作我先師棘下生何人原案水經淄水注引此作

何時答曰案水經引作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

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孫皓本註一作題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

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

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

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大也案詩幽風七月正義引作

吳志云云原案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與此義同而詞異詩

七月流星正義引吳志孫皓與鄭問答之詞悉與此同王應麟謂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

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詳見困學紀聞足證宋本詩疏已訛由不知鄭志者妄改附識于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在大

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

合為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為九也答曰兗州以濟

河為界河流分兗州界文白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

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

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

般正義引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云云悉與此同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

制疏作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

君故云子也

案王制疏引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

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

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

案禮記王制疏引

臯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

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立十

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

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

案禮記王制疏

引○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

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野

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

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

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

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

案禮記王

制疏引作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云惟郊野疏作郊郭四百下疏多一里字答云疏作鄭答之云有舊祿者疏作有田祿者

臯陶謨注云

案禮記王制疏引作故註尚書云

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

帛者萬國○張逸問云

案王制疏引作是以張逸疑而問鄭

按左傳禹會

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

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

故兼用外傳內傳語

案王制疏引與此同惟未多一者字

趙商問金滕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

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

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

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

豈忠孝之志也

案書金滕正義引作鄭玄弟子趙商問云云與此同

顧命東房西房○答趙商曰成王崩之

案禮記玉藻疏引無之字

在西都文王遷豐

案玉藻疏引有一鎬字

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

猶諸侯制度

案玉藻疏引有焉字

故知此

案詩斯干正義引缺知此二字

喪禮設

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

案玉藻疏引作設衣服有夾有房也與此

詞周公攝政致太平

案玉藻疏引無致太平三字

制禮作樂乃立明

堂于王城○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

案玉藻疏引張逸疑

而致問鄭答云周公制

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于土中云與此稍異

成王崩在

本註一作于案詩斯于正義禮玉藻疏並作於

鎬京鎬京宮室因文

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

案詩斯于正義引鄭志答張逸

語禮玉藻疏引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之云並缺自鎬

京宮室至左右房二十一字惟作承先王宮室耳六字

又尚書顧命正義引鄭答張逸

宣王承亂

本註斯于詩

南其未必案玉藻疏

如周公之制

原案書顧命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詩斯

干正義兼引答趙商語與此詞句互異而意指並同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

謂不能成其功也○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

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

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

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

有慙德為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

也案禮祭法正義引原按禮記祭法疏引此其罪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

原案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問

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

原案鄭箋專指行露此誤以為兼說二詩詳詩譜正義

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為二伯文

王之時

按詩譜正義引無詩傳下二十四字原案詩傳至此二十四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據詩正義校

正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

文王與紂之時乎

案詩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

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云自詩傳以下悉與此同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與答曰比賦與吳札觀詩已不

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案詩關雎序正義引原案此條與下二條並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與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為明曉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

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

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

案詩關雎序正義引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

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

案詩關雎序正義引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

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

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

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

致麟之時不是過也

案詩麟趾序正義引原案詩麟趾正義引此作不能過也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

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

案詩行露序正義引

小星傳禡禡被也箋云禡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

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

今人名帳為禡雖古無名被為禡諸妾何必人抱一帳

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詩小星正義引

張逸問箋

本註何彼禮矣平王箋

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

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

焉案詩何彼禮矣正義引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

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紮言多賢

也案詩騶虞正義引

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

以往猶謂之縱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案詩騶虞正義引惟自三以上句作

以自三以上又爾雅釋獸疏引無自三以上及未八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

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

復還意案詩谷風正義引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

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原案詩定之方中正義及

玉海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案詩定之方中正義及王應麟玉海

所引並如原案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

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本註一事也案詩定之方中

正義引惟正義作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曰述者述其古事較此省也字述讀如遂事不諫

之遂原案陸德明釋文全載此條正義所引惟至述其古事而止

張逸問氓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

案詩氓正義引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

案詩王城

譜正義引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

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

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案詩君子

陽陽正義引禮記玉藻疏節引路寢房中句可用男子作所用男子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

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傲笱之

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

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

案詩有女同車序正義引

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

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

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

案詩幽譜正義引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案詩皇皇者華

正義引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

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

氏者亦云管蔡耳本註鄭眾賈逵以二叔為管蔡又此序子夏所為親

受聖人足自明矣本註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鄭答

註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按詩常棣序正義引
縣詩自西徂東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

水滸言也○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

幽地今為柵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

行至正東乃得周原案詩縣正義及呂祖謙讀詩記引此句無至字故言東西

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

案詩縣正義引

械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械樸

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

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

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原案詩械樸正義引此問答又此作又出乃言上有則字

時邁正義引雜問志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二語其大意可參合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案詩棫樸正義引及時邁正義引雜問志並如原案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妃原案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俱作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案詩大雅生民正義引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園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帝詩之大禘宜為園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原案詩長發正義全載此條雖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原案詩譜正義引此作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也○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

化卒以受命

案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同惟又云作鄭答張逸云餘如原案

答張逸云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

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按詩關雎序正義引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

則為興廢之則為衰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

此人不為減傷其愛詩箋以哀為衷此以哀為義

案詩關雎

序正義引詩箋二句作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句稍異

○答劉棡云論語注人

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

原案詩關雎正義引此後字下有說

字

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

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

案詩葛覃正義引原案自其原本作

目其今據詩葛覃正義校正

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

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

案詩卷耳正義引

螽斯不言興○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

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

案詩螽斯正義引

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

案詩標有梅序

正義引

野有死麕無使龍也吠○答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

吠原案詩正義載此昏字下有禮字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案詩匏有苦葉

正義引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張逸疑而

問答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案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少實當用伯一句

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案詩旄邱正義引答詞同

答趙商曰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案詩載馳正義引

清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

脫失次廁于莊公時○答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

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案詩譜序正義引答趙商作鄭答張

逸其義作存義又鄭譜正義引答趙商語第字上無次字

答張逸曰税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惟食園

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案詩園有桃正義引

伐檀傳云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答張逸

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案詩伐檀正義引

采芘傳采芘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

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答張逸云篇義

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案詩采苓正義引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芾以下治外○答

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

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

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本註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于時鄭未為譜故

說不定也後為此譜則次定為成王時也○案詩小大雅譜正義引又本註亦即引正義語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案詩常棣正義引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答張逸云戰有頃數

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

防也案詩車攻正義引

答趙商云衛武公居殷墟原案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作衛殷之畿內故用

殷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

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案詩賓之初筵正義引無衛武公居殷墟故用

殷禮二句惟作衛殷之畿內與原案同又禮記曲禮下正義節引答趙商二句

大車傳以茨為騅箋以茨為亂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

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答云騅鳥青非草名亂亦

青故其青者如騅案詩大車正義引以似易傳作似如易傳答云作鄭答曰

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者案詩大車正義引及無衣正義引

者字上有仕字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原案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而無衣正義亦

引此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案周禮豕宰序官凌人疏引答詞作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云至此而止惟豳土晚寒句脫去晚字下接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夏二月仲春太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原案詩七月正義周禮凌人正義與豕宰序官正義並節引此條大畧相同惟豳土晚寒序官正義作豳土寒攷七

月毛傳亦有豳土晚寒之文陸德明釋文云晚節而氣寒孔穎達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温亦晚寒則晚字非可節去其為傳寫脫落無疑此本未錄載答張逸原文并附識以備攷○案詩七月正義節引鄭答孫皓語自豳土晚寒句起至末並同又周禮凌人正義及豕宰序官正義並節引此條亦畧相同惟詩七月正義引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温與原案所引稍異餘並同

趙商問案禮記玉藻疏作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案周禮膳夫疏引無物皆有俎四字是為三牲備焉案玉藻疏作有三牲備商案

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原案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問其說答曰禮記後人所定本註一作集並作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本註一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按膳夫疏引同本註又玉藻疏

作故鄭據王制之法無難也二字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本註一云與禮違者多

當以經為正原案詩鴛鴦正義引此容詞節去據時而言四字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答張逸云高

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案詩周頌絲衣序正義引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于三

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答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

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眾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

意故不依常時也案詩定之方中正義引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答張逸云案詩旄邱序正義引此作張逸受春

秋異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

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

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案旄邱序正義閣

輔之有也案詩旄邱序正義引原案禮記王制正義引此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

太公為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

為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為九伯其大意同而文有異○案原案所引王制正義

與今本同惟為王官今本作為五官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答昞模云為

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

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案詩燕燕正義引又南陔等篇序正義引答昞模云亦同

惟盧君下多一耳字且然作當然禮記坊記正義節引鄭志答曰昞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其詞
稍異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
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
祖之業來居此為孝○答靈模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
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
不同案禮記禮器疏引原案靈模與前見模當是一人
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昞或誤昞為昞
因作靈而未會畫一遂彼此岐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
記正義作昞于禮器正義亦作靈似沿訛已久此姑各
仍其舊

鄭志卷上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鄭志卷中

魏鄭小同撰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
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
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
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案周禮大

司徒序官
保氏疏引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臙胖何答云雖鮮亦屬腊

案周禮腊
人疏引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袂何答云巡守

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為三

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

為四也案周禮內宰疏引又質人疏引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為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與此詞稍異而

意可互證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

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

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

裳而黑舄冠弁玄端禕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掄

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

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履首服

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六

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

殊裳履舄皆同裳色也案周禮履人疏引惟御于王之服下多后服二字又追師疏引

鄭答志云展首服編王制疏節引鄭志作又以韋弁為素裳字句並可互證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

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

恭不相及也族師之義隣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

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

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

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原案周禮

族師正義引此問答自族師之義以下其文悉同書康
誥正義則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周官隣保
以此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
居殷亂而言其文與此本迥異蓋撮舉大指不必盡依
原文注疏中類此者不少也。案周禮大司寇疏
全引此條惟族師之義作族師之職其餘悉同

張逸問載師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答曰六鄉之
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
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
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
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
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案周禮載
師疏引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

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
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
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為之旨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于
當其有故何以假地輕重乎案周禮載
師疏引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職
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曰
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歛在九賦
中者也案周禮問
師疏引

劉炎問問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
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

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

案周禮問師疏引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

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答曰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子之所云偏于此義

案周禮調人疏引又禮記曲禮疏節引答詞亦與此合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稗二米案爾雅秬一稗二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秬即其皮其稗亦皮也

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

案周禮宗伯序官鬯人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少

更無異稱也句原案詩生民正義謂秬稗古今語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稗謂秬周禮宗伯序官正義謂秬者即黑黍之皮稗是一稗還是秬皆引此條而疏解之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

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去不留也

原案周禮宗伯

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為廢故曰廢禮記檀弓正義作于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其文互異

大宗伯職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

土○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

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為犁食火土者何

答曰犁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

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亦因火土俱位

南方此注云犁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

說也

原案周禮大宗伯正義全載此條其文悉同詩甫田正義兩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

神又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書堯典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犁為北正詩檜譜又引云火

當為北則犁為北正諸所引互異今附識于此趙商問太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

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

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曰此數者非無明

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

禮太卜疏兩引此條一則全引問答語一則節引答詞改之無據下作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為夏殷也字句稍異

簪人九簪八日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趙商問僖
 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
 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
 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
 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
 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
 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原案周禮簪人正義引此
 條之前先引鄭答趙商云
 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太卜有卜大遷之
 事詩定之方中正義又引鄭答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
 為小故筮之所引不一此本
 皆未錄載今附識以備考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歌旦而日食
 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
 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
 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
 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
 辰干上為客辰下為主人故午為主人金侵火故不勝
 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
 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
 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

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
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
相連故云雖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
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即復也原
周禮占夢正義引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
此是明作是其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
未破于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
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
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日也若有變異之時十
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

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

十一月節故舉言之

案周禮占夢疏前後
分引此條詞句悉同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

本注喪
祝注

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

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

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

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案周禮
喪祝疏

引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
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
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

白者殷之正色王即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

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案周禮巾車疏引此問答

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云云餘悉同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案

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

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

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

時乃建大常原案以上二條並見周禮巾車及大司馬

正義而王制正義載鄭答趙商曰春夏用

大麾秋冬用大常亦節引此條之文○案周禮巾車疏

及大司馬疏並全引此條而大司馬疏少引今又云建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

四閑馬二種為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

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

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

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之稅

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

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

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

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畿內百里之國

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

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

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預于天子國馬

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原案詩定之方中正義周禮

節省字句。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全載此條惟于商按

以下作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下即接以司馬法論

之云云于非民之賦下節去至欲何以難數

句又未節去事條未理句其餘互有異同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

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

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

狄五兩禮之事異未達其數原案禮記明堂位正義引

此兩禮之事異作禮文事

異未達答曰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

作不達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

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

定原案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作或六或五兩文異爾

雅雖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書

旅葬正義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

得而知與此本及明堂位正義所引並意同詞異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下

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

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

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

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耶反怪

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商又問大行人

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應胝小國之君何

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

故不在胝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案周禮大行人疏引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

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

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

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

祖也原案周禮大司樂大司馬正義並引此各有節省字句

○案周禮大司樂疏引則獻社下作以軍之功故獻于社其餘同大司馬疏引趙商問夏官師有功則獻于社云云節省數字于答曰下即接司馬主軍事

之功云云又節省數字

大旨悉同而詞稍異

趙商問臬氏為量槩而不稅塵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

不稅案周禮臬氏疏引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增矢之屬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

矢謂增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增矢此先

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篋筭之

間屬錄事得之謹答案周禮矢人疏引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

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

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
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
土神不云后土社也案詩甫田正義全引此文周禮大宗伯疏節引答詞稍異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
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
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
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
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
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后土
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

亦可不須

原案周禮大宗伯正義引鄭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視此條詞省而意同○案詩甫田正義引田瓊問云云與此同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

當埋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

原案詩鳥鷺正義引此條之下又謂爾雅釋天云祭山曰瘞懸不言埋

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其說似連及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案詩鳥鷺正義正義引張逸問及原案所引悉同惟于爾雅之文下作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與原按稍異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

祭祀不祈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

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

案禮

記禮器
疏引

趙商問尺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

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

案儀禮聘禮疏引原案此與本卷第三條趙商問云天
子巡守禮以下之文及周禮內宰正義質人正義所引
之文相似而較覺簡明又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
注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云云其大意亦可

證互

禮運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按酒正

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答云此本不

誤轉寫益澄字耳

原案禮運正義引此益澄作益沈周
禮酒正正義引趙商問禮運注澄是
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其文
與此稍異而賈疏謂鄭本于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

澄字有澄字者誤然則此條所云轉寫益澄字正與可
去澄字之意相發明未可因益齊沈齊見于周禮而易
鄭志之益字
為益字也

坊記云醴酒在室醜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注

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答云禮運云醴醲醲澄各

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

云醴也醲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

沈齊也

案禮記禮
運疏引

莊二十二年傳云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

仲飲之酒也○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

子之類

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畧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預于數也

案春秋公羊傳哀五年疏引

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

班冰是也

原按春秋昭四年傳正義引鄭答其弟子孫皓與此同益見詩七月正義以鄭志為吳志

昭十三年傳云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距王城三百餘里○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

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

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

案詩鄭譜正義引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而武王即位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諡爵何也答曰周道之基隆于

二代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

禹殷湯則不追諡矣

原案曲禮正義引此二代作二王豈能盡賢脫盡字則不追諡矣作

則不然矣其文稍異○案通典引答曰下作周道之業興于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云云其文亦異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為

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案禮記檀弓正義引原案皆謂原本作皆為今據禮記檀弓正義校正

答臨碩曰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當在其後原案此見

禮記目錄正義下見王制正義作答林碩刊文互異又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

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

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

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

卿二百八十八人

王制注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

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答曰設今有五十里之國

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為百里之國爵

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

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案禮

記王制正義引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答云古者

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

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

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案禮記王制正義引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

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

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

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

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記王制正義引

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趙商問云以雜記云

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

于已是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

似若但施于已祭不可通之也答曰齊祭謂齊時一冠

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

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案禮記玉藻正義引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

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

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禮記明

堂正義引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

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

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案禮記王制正義引

王瓚問曰舉于旌首當以皮耶盡之也答曰皆俱舉皮

置于首不盡案徐堅初學記武部注引

趙商問曰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耶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

配也

案南齊書禮志引

答張逸曰鉅鹿今名廣河澤

案詩般正義引

鄭志卷中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鄭志卷下

魏鄭小同撰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

小則宥之

案春秋左氏傳成十一年疏引

答趙商曰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行故謂之夷也

案詩

闕宮正義引於末世行句正義作末世夷行餘同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福有主者何謂也答

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

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

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案通典注引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邱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原案中庸正義引此作何必純用之云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案中庸正義引此同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本註曾子問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何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案禮記曾子問疏引此同原案此條與前卷答田瓊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條大意

相同正義謂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謂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尊故避其日使不相妨

趙商問已為諸侯又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為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為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案儀禮喪服疏引此又有廢疾作父有廢疾蓋傳寫者誤又商又問下疏引多父卒二字喪服云女子為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答

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為兄弟為諸侯者但大功耳

案禮檀弓正義引

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為服如繼母否答曰慈母賤何

得如繼母耶

案通典引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否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何所服耶權者由心

案通典引此同惟無親下多一黨字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

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明為

改葬總之例乎為久不葬也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假

葬法後代口口可以難禮乎

案通典引此反土作反舊土所缺二字通典引作巧

偽反三字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儒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

皆一子

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閔公之服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

無恩也閔公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禘太廟明年
禘于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禘○
答趙商云于禮少六月者通禘月言之也閔公之喪僖
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禘者以是喪祭雖在
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
類其練祥皆行是也案禮記王制疏引禘禘志于五月
吉禘下有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
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
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
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下
始接閔公之服云云疏引較此多六十餘字餘同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
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案禘禘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

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
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禘之數若不三年則禘
禘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
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
有善之文歟案通
典引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案通
典引

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答趙商曰祥謂大祥
二十五月禫謂二十七月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
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
踰月所爲也案禮記檀弓疏引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
作云云無答趙商至二十七月十八字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
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
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本註謝茲云

物几杖如平生○案禮記檀弓正義引又於餘同

檀弓注大歛奠于堂○答趙商曰堂當為室

案禮記檀弓正義引

答趙商云師哭諸廟門外

案禮記檀弓疏引本條

本禮記奔喪之文檀弓云哭諸寢正義謂是殷禮若周禮則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為然也

臨碩難曰凡國有大裁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
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
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

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為答曰日食異者也于民無
困哭之為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
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
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攷異郵
曰集二十四早志立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
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
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
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
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
原案周禮女巫正義引此條首句作林碩難曰未句作非所以譏此禮餘語悉同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

案詩崧高正義引原案自此以下十八條不著與何

人答問詩崧高正義引此條而曰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

原案周禮大行人正義引此作鄭志答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

原案詩我將正義引此作

雜問志

內則饗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

內則有饗無醢周禮有醢無饗明醢饗一也

原案此條見周禮醢

人正義作雜問志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

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

也

案周禮司尊彝疏引此條標作鄭志

韎韍之跗注跗為幅注亦為屬以韎韍幅如布帛之幅

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

原案此條見周禮司服正義作雜問志又見儀禮聘禮正義○

案詩六月正義及周禮司服疏儀禮聘禮疏並載此條而六月正義引作雜問志云韎韍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聘禮疏引作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與此條詞句互異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

大常足相參正

原案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

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原案周禮司刑正義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下引鄭志與此文同

此公乃二王後原案周禮掌客正義上公醢醢百二十饗下引鄭志此一語

祖為祭道神原案儀禮聘禮記出祖釋駁祭酒脯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原案儀禮喪服傳正義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下引鄭志此條

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原案禮記曲禮正義謂典瑞云

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

脯非食穀原案禮記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案禮記郊特牲

正義引

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案周禮司裘疏引聶崇義三禮圖引鄭志亦與

此同而多但無文彩耳一句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

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

衣祿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

時則亦祿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為裏原案禮記玉藻

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

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

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

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

以季秋原案禮記祭法正義全載此條詩我將正義節引後二句並作雜問志○案禮記祭法疏引此條作雜問志詩我將正義節引末二句作不審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與此稍異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原案南

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據前條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二語證此條非出鄭意蓋為志者失焉○案南齊書禮志蔡仲熊議鄭志云云與此條同原案引郊與明堂宜異日句今禮志作蔡履所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

之螳蟻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脆齊濟

以東謂之馬敷然名其子則同云螻蛄是以注云螳螂

螻蛄母也原案此條似未全僅作王瓚問必有脫誤藝文類聚所載亦同今無從校補

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

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

原案自此以下二十三條竝鄭門弟子互相問答語引入禮經正義有只書某答某問者不盡標鄭志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檀弓注舜征有苗乃死于

蒼梧○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

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為郡名也案禮記檀弓正義引

曲禮云天子五官注此殷時制也○崇精問焦氏云鄭

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

八

八

八

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

太宰即為六官也案禮記曲禮正義引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圉圉何代

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

司空是也案禮記月令正義引

亥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注曰高辛氏之世亥鳥

遺卵娥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

祠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禘生民

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為古者必以高禘為姜

嫫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禘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

也原案此上見太平御覽標作鄭記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氏

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亥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

禋祀乃于上帝也娥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為禘官嘉

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原案月令仲春以太牢祠于高禘注正義引鄭志焦喬答

王權云與此字句悉同太平御覽所載必自有作自必

有然其禋祀作然其所禘○案詩生民正義引鄭記焦

喬答云與此條稍異必自有作以自有然其禋祀作然

得禋祀吞鳳子作吞鳳有子攷說文鳳見乙字註徐錯

日亥鳥也此條既曰亥鳥遺卵娥簡狄吞之

而生契則詩正義所引為是此或傳刻者誤

會子問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公

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鮑遺問曰注此云君所命使

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

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案禮

記曾子問正義引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閣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胥百官皆足抑謂此也案禮記王制正義引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崇翱問云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汜閣答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嘆蓋嘆

魯也亦無別意

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引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子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案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云云與此條合

惟令長弔主人作令長弔人臣人臣待之云云稍異

陳鑠本註一作鏗

問汜閣云為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

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

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若有庶母尚無

服何人為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

母耳汜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通典引

此作後漢陳鑠問汜閣云云與此合惟人若有庶母作人君之庶母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總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

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為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

曰婢生口故不服也案通典引

張逸答陳鏗本註一作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

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案禮記檀弓正義引

劉德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宗無

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

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

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案通典引

陳鏗本註一作鏗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

何為乎三月商答曰改葬總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

總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案通典引此于商答曰下作經

云改葬總三月而除一時無佗變易云云與此稍異

桓翱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為當眾子盡然耶故質焉

耳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

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
鄭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為絕
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覆云
無庶子當何以又曰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覆又言
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
除耳案通典引此條首標作後漢桓韜問記閣云云而
于又曰作又云閣覆又言作閣又覆言餘悉同
劉德議問曰本註議字疑衍原案杜佑通喪服小記云
朋友虞祔而已此謂立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
不歆非類當為虞祔否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
祔于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

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
此者迎彼還己館皆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
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
不于西階也案通典引此條于喪服小記句少喪服二
字此謂立幼作此謂主幼殯之而下加已
陳鏗本註一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
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
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畧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
則亦宜言也但所避者狹耳案禮記曲
禮正義引
曲禮大功小功不諱○陳鏗問曰亦為父乎自己親乎

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

矣案禮記曲禮正義引

焦氏問曰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

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禮記曲禮正義引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

則為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案禮記會子問

正義引

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田瓊

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

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案通典引此條無祖字

陳鑠本註一作鏗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

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案坊記云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

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而后事行者杖

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

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有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辨為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案通典引作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惟于大夫士言公事句無士字謂大夫士也作謂卿大夫也兩士民俱作士人杜氏避唐諱耳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總必往亦當服否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于功衰

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為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

異國則不往也原案杜佑通典引此條標作鄭記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乾象

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周禮許慎異義釋廢疾發

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案孝經序注引作答臨碩難禮無周字原案此條見

孝經序注正義謂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如是以為未注孝經之證非答問語當是傳寫者附錄于後

鄭志卷下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鄭志補遺

秀水王復輯 偃師武億校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言爵為伯服在甸案
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
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
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
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

按詩王城
譜正義引

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
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

案詩旄邱序正義引

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

案詩蓼蕭序正義引

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

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

案詩甫田正義引

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

案詩棫樸正義引

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為其大悉故

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

案周禮序官司馬疏引與前條文意畧同而字句詳畧互異因并載之

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

案詩韓奕正義引

答臨碩曰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

案詩閟宮正義引

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

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十徒而已

案周禮小司徒疏引

禮小司徒疏引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為聯耳

案族師疏引

鄭答林碩為二萬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

案司馬序官疏引

立必正方不傾聽○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

案禮記曲禮上

正義引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

負劍辟咄詔之○張逸云辟咄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

此長者之為也案曲禮上正義引

則掩口而對○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

氣也案曲禮上正義引

禮不下庶人○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

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

假士禮行之案曲禮上正義引

刑不上大夫○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

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灋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

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案曲禮上正義引

君遇樞於路必使人弔之○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

民也案檀弓下正義引

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案雜記下正義引

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

并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為眾子無服何

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

侯於眾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為大夫

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為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為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為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為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為士者以尊降一等為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案通典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田瓊云大夫之妻為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通典

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

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禘明十五年春乃

禘魏書禮志熙平二年王澄崔亮奏標作鄭志

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禮記王制正義引此條上標鄭志下又接鄭答趙

商問祭禮云云

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通典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引

田瓊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眾子無服可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眾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通典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為其母妻昆弟練冠麻纒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云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為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為庶子為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通典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

有生而父母亡無總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禮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死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於襄便稱曰褒姓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通典異姓為後議

於差畧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案春秋昭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謫自庚
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爲古有
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効此有司之罪又
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
考課疎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

通典天子合朔
伐鼓卷七十八

有小泰山

案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朱虛侯國
故屬琅邪永初元年屬註鄭志曰有小泰山

公玉帶曰岐伯令黃
帝封泰山卽此山也

